

Abbot Denis Farkasfalvy June 23, 1936 – May 20, 2020

修院长丹尼斯在他翻译与发表的诸多对德国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的匈牙利语译本中，有这么一句出自《致奥菲斯的十四行诗》的话：“他的心是可朽的葡萄榨压机，但榨压出来的是不朽的葡萄酒。”诗人又接着在另一首十四行诗中鼓励自己，“无论生命中有哪些错综复杂的图案（即使一生痛苦），但终成一幅满载荣光的挂毯。”

对于很多人而言，修院长丹尼斯就是这些诗词的道成肉身：他用生命见证我们渴慕的真理，并把每一位都融入进了满载荣光的挂毯中。修院长丹尼斯（麦可罗斯）·法卡斯法维于1936年6月23日出生于匈牙利古城塞克斯费弗尔瓦尔

(Székesfehérvár)，是伊斯特万 (István) 和玛丽亚纳佐维奇·法卡斯法 (Mária Knazovitzky Farkasfalvy) 的小儿子，兄弟姐妹为：伊斯特万 (István)、乔治 (György)、玛丽亚 (Mária)。丹尼斯神父于1955年3月19日以18岁年龄进入匈牙利齐尔克 (Zirc) 熙笃会，在度过了65年的修士生涯之后，于2020年5月20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返回天乡。

修院长丹尼斯很早就着迷于熙笃会的修道生活。他和兄弟在自己的家乡打小接受天主教学校的教育，直到1948年被苏联当局强制取缔。1949，十三岁的丹尼斯第一次造访齐尔克修道院参加年度盛大的复活节，但此时修道院正遭受着政权的严厉打击。此次造访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决心像这里接触到的属灵长辈们一样，成为一名修士、一位神父、一位老师。“这是一个从来不需要我质疑或后悔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天塑造了我的余生。”他写到。

匈牙利境内的熙笃会学校全部遭到取缔，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潘诺恩哈尔姆本笃会修道院仍然运作，丹尼斯神父也以“奉献精神”的名义在齐尔克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大全的课程、沉静的氛围、迷人的教堂，这一切都让他的灵修培育精进迅速。虽然齐尔克修道院于1950年10月15日被正式关闭，

但五年之后，丹尼斯神父仍加入了由圣贤睿智的劳伦斯神父创立的一个地下的秘密见习修士计划，尽管此时代理院长劳伦斯·西格蒙德（Lawrence Sigmond）本人已经下监。挂着法律系学生的名义，神父丹尼斯在布达佩斯开始了他早期的修道历程。（他所获得的唯一低于A成绩中便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B）

1956年10月的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导致了苏联政权暂时失去了对匈牙利的掌控，丹尼斯神父全程参与其中。齐尔克的修院长劳伦斯神父也被短暂释放，因为担心他们接受教育与圣秩圣事的机会被剥夺，他建议修道院把见习的年轻修士们送出国。故此，时年二十岁以修士身份第一次发誓之后，丹尼斯连同其它修士经过奥地利一起前往罗马。从1956年至1962年，他在圣座学者学院（Pontifical Athenaeum）的圣安瑟姆学院（St. Anselm）完成了神学学业。

神父丹尼斯致力于神学研究。此后，他在罗马的圣经学院（1974-75、1984-85）取得了另一个圣经神学学位。因为达拉斯熙笃会修道院与学校的巨大工作量，丹尼斯的圣经研究工作时常被打断，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最终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并在圣伯纳德（Clairvaux）、圣母玛利亚、《圣经》（Sacred Scripture）等研究方面为教会留下了重要烙印。丹尼斯神父一直并用匈牙利语和英语出版神学著作，他的能力引起了圣诺望保禄二世的注意，后者任命他为教宗圣经委员会委员（2003-2013年）。他为《罗马公教日课》所做的赞美诗和赞美诗的匈牙利语翻译也受到格外称赞。60年代，他帮助熙笃会学校设立神学课程，在达拉斯大学教授神学，并在2004年更广泛地授课。达拉斯大学的筹建、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精神、天主教神学的复兴都被丹尼斯神父看作是他与其他修士必须要承担的使命。

但与其它工作相比，他作为神学家的成就还没有引起广泛重视。当丹尼斯神父于1962年来到得克萨斯州时，也就是自1961年7月9日在奥地利利里恩费尔德（Lilienfeld）修道院领

受圣秩圣事后不久，他居住在沃思堡（Fort Worth），担任那慕尔圣玛丽修女会的牧师（后者也帮助他学习英语）。丹尼斯神父为筹建新成立的熙笃会预科学校取得了TCU（德州基督教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1965年完成学业之后，丹尼斯神父持续教授了四十多年的数学——这不仅是一项工作，也是一次了解学生们灵魂的机会。在许多方面，丹尼斯神父不仅表现了出色的个人才华，还致力于服务、牧养整个团体。

神父丹尼斯（1969年至1974年、1975年至1981年）担任熙笃会的第二任校长，也是1974年、1981年、1982年、1991年毕业的各个班级的班主任。用言语表达他在学校的持久影响是苍白无力的。尽管他没有始建学校，但他的智慧、敏锐、洞见和果断的态度消除了困惑与迷茫，让他能为团体教育工作构建一个非凡的理念高度。在他的任职期间，学校建了一座体育馆和聘了一大批在未来留任许久的优秀教师，也形成自己的文化与特点。毫无疑问，为未来的学校领袖与方向奠定基础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困难与障碍可想而知。神父丹尼斯深刻地意识到年轻人的培育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因而在来自达拉斯和其它地方的许多杰出人士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前任们为继承、发扬了匈牙利熙笃会的教育传统而进行的卓越努力。

达拉斯的修道院团体在1988年4月4日星期一投选丹尼斯神父作为他们的第二任修院长。四个任期后，丹尼斯神父于2012年辞职，不过这一时期内的修道院未来仍然扑朔迷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少数年轻人入会。随着1989年齐尔茨母校的重新开放，人们尚不清楚这批匈牙利人是否会留在这里。但神父丹尼斯确信，他要在这里建立永久的家园，如同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选择留下的初心一样。他引导几位校友成立项目，完善、美化修道院的基础设施。随着两吨重的石灰石块缓慢地堆叠在一起，所有人都看到了修士们在这里永驻的决心。

随着知名度和信心的提高，修道院的内部更新迅速硕果累累。2002年3月，在大教堂完工十周年不久，熙笃修会的预科学校、达拉斯大学及其他地方开始涌入十几位年轻的美国本土见习修士。一方面，神父丹尼斯将这一增长归因于修士们对这个地方美好未来的期待，另一方面归功于劳伦斯·西格蒙德（Lawrence' Sigmoid）神父、以及众多上个世纪为了信仰牺牲奉献的匈牙利修士们（包括殉道者）的在天祈祷。

修院长丹尼斯能站在历史高度与崇高理念上看问题，也不失实践精神。他没有让人们流于空想，也不惧怕挫折与失败。在他去世前一年写到的关于修道院和学校的历史中，他总结道：“追求卓越的过程必须要与好奇和自省的眼光相结合，避免出现任何走向极端的趋势…与具有破坏性的完美主义和甘于平庸的膜拜保持适当距离，因为取悦天主的完美方法是通过模仿基督来实践谦卑和爱德。”没有人遇到丹尼斯神父会毫无动容。正如对圣伯纳德所说的那样，他的爱德让人恐惧，他的爱德强大到让人无法抗拒。他不遗余力地实现着他打小第一次造访齐尔克时体验到的平安愿景，传播和完善匈牙利熙笃修会传统中最美好的部分，并以一位神父、兄弟、朋友的角色慷慨地把自己奉献给众多灵魂。他为基督真理和修道生活之美作了令人信服的见证。通过他，天主无疑在修道院、学校、大学、达拉斯（他于2016年获得了天主教基金会奖）、乃至在全世界范围的神学与整个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修会传统、以及数不清的个人中皆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神父丹尼斯的姐姐玛利亚（Marika）一直与他保持着亲密关系，米克洛斯（Miklós）、伊斯特万（István）、玛格丽特（Margaret）、金雅（Kinga）和佐索特（Zsolt）侄子与侄女们为他的在世亲人。他经常造访侄子米克洛斯

（Miklós），十分关注后者作为一名文化评论家的职业生涯。神父丹尼斯于2020年5月20日死于新冠病毒，结合来自其它长期各种疾病的并发症与痛苦，感染病毒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修士们在家为他的平静离世祈祷玫瑰经，有些则

通过医院的窗口探望他，陪伴他走完此生尽头。玫瑰念经将于5月24日（星期日）晚7:30在修道内举行，葬礼将于5月25日（星期一）下午2:00举行，丹尼斯神父的遗体也会在修道院的墓穴内、与其他已返天乡的修士遗体们一共安葬。由于特殊时期，追思亡者弥撒不对公众开放，但会有CistercianDallas YouTube的线上直播。关于参加葬礼在场者聚集的细节将晚些公布。